



本土文本

卖扫帚的老人

□田耀东

家住启东市海复镇复南村三组的范庆礼腰板直挺,形容清瘦,眼睛明亮,两撮长寿眉像两片叉起的竹叶。

很少有人会想到,生于1923年的范庆礼,今年已经一百零一岁了。

除了耳朵有点背,脚步依然矫健。就是出来卖扫帚,深灰的夹克衫裤总是干干净净的,半旧的皮鞋擦得苍蝇飞上去打滑。每隔几天,他就带着十来把扫帚去海复镇转一圈——权当散步,又做了生意。

复南村离海复镇两公里,他左手拿五六把扫帚,右手拿五六把扫帚,有时放腋下夹着,有时像步枪一样放肩膀上扛着。河水像镜子一样明亮,鹭鸶像云一样白,路边野花灿烂,田里麦子金黄。他不吆喝,不停顿,东张张、西望望,一路从菜市场走过去,从商业街绕过去。手里扫帚还剩下几把的时候,就走到老街的居民区,这家坐坐,那家停停,手里的扫帚就一把也没有了。

老街有许多八九十岁的老人,谁都知道他是卖扫帚的老头,谁都知道他的扫帚用起来养手。只要十天半月不见他出来,老街坊们就会问,卖扫帚的老头呢?你们有几天没看见他了?

海复镇卖扫帚的人很多,人们都争相向他买,是买习惯了,还是他的扫帚好呢?——扫帚有什么好耍呢?扫地而已!但买过的人都说,他的扫帚确有一些不同,同样廿四根芦稷穗子,范老头的扫帚用上灵光,握上去适意。扫帚柄的竹节子削得溜光滑滑,扎扫帚的尼龙线从来都不松脱。

为了扎好扫帚,他自己种芦稷,家前屋后都种遍了。一到夏天,芦稷长得像青翠的竹园。

他种芦稷不施化肥、不打药水。他说,施了化肥、打了药水的芦稷肉僵而不清甜。他种芦稷施猪肥、施羊肥、施鸡肥,都是他从附近的养殖场用小车子推来。

他说,人骗地一天,地骗人一年。他种的芦稷不倒伏、不弯曲,根根直挺——都说弯芦稷不甜。问这里的门道,他只是笑笑。

肥料就撒在芦稷根头,他年年撒、不停地撒,芦稷地又黑又松。土肥虫就少,芦稷旺了就欺草。年年芦稷拔节的时候,他每天早晨都去捉虫,每天黄昏都去拔草,从来不打除草剂,也不用一滴药水。

他的芦稷是纯天然的,市场上许多老人卖的菜都是纯天然的。看着皱巴巴的没超市的菜漂亮,但仔细品品,味道醇厚。

他的芦稷青肉松脆,汁液甘甜,甜而不腻,有淡淡的玫瑰花香。他说,别看小小的芦稷,吃的就是这个味道,不信,你尝尝——买他的芦稷,谁都可以尝两节试试。

他说,有一次,邻家替玉米治虫,药水顺风飘过来,飘到他的芦稷上,碧绿的青叶起斑了,虽然后来也熟了,但吃上去就寡淡无味。这样的芦稷不能卖,用它喂了羊。

芦稷抽穗了,白穗、花斑穗、红穗、紫穗、黑穗。他把花斑穗剪下来,在屋檐下晾干,一捆捆储在柴屋里。枝干直挺的、修长节子的、青皮青肉的、粗细适中的、无虫蛀的、无锈斑的芦稷留着,长到穗子黑透了,剪下来做种子。

好种出好苗,他的芦稷都是自己留种,一年又一年,优胜劣汰。

白穗太嫩,红穗、黑穗太老,扎扫帚花斑穗最好,穗子又柔又刚,穗苗能屈能伸。

扫缸砖地吃灰,扫水泥地吃硬,用成扫帚筋零,还可以扫场心、扫猪圈。既可作芦花扫帚用,又可作竹枝扫帚用。

种芦稷和扎扫帚这样平常小事,范庆礼认真地做了一辈子。

他卖的甜芦稷也与众不同。剪了穗子后并不立即推出出售,而是等甜秆头上绽出新的小芽,有了二穗头。这样的甜秆蜜汁充盈,肉质松脆,不老不嫩,清凉爽口。

正是夏末初秋,人们看见他的碧绿的芦稷就心头凉爽了,看见芦稷的小芽就知道甜蜜的程度了。纵然现在瓜果品种丰富,但范庆礼的芦稷从来不愁销路。

他卖芦稷用不锈钢车架、钢珠轴承橡胶轮的独轮车推出来,车子清清爽爽,人也清清爽爽。芦稷在车上卧成人字形,装得两边对称,一车几十根。从家里推到街上,推推停停,走了半条街,一车芦稷就没了。

日本兵在海复镇造据点那年,范庆礼才十九岁。那天早晨,他扛着芦稷和扫帚去集市上卖,路过大木桥的据点时,为据点

采买的伪军见他扎的扫帚漂亮,芦稷也根根水灵,说是全包了,钱到据点来收。

他拉住伪军要他付钱,伪军恶狠狠地说,我会少你钱吗?你缠扭不清,小心头上吃芦稷的家伙。日军投降前,他就不种芦稷、不卖扫帚。

他后来参加了民兵,参加了担架队,亲眼见到那个强横的伪军暴尸街头,亲眼见到日本兵的据点成了一堆瓦砾。

分到土地的那年,他种了半亩芦稷。大半个世纪的,他就一直种芦稷、扎扫帚,扎扫帚、种芦稷,一晃就一百零一岁。

他生养了三个儿子,五个女儿,孩子们都像他种的芦稷一样健康。

土地流转款、老人照顾款、乡村发重阳礼、发年货……九十岁那年,孩子们叫他别种芦稷,别卖扫帚了,该休息享福了,但他就是歇不下来。

他说,一天不劳动,几天不到街上去转转,心里就闷得慌。

他吃饭不挑肥拣瘦,不嗜酒、不抽烟,不吃药、不保健,无伤风咳嗽,只是不停地劳作,不停地种芦稷、扎扫帚。

他深爱的老太婆常到梦里来看他,他并不寂寞。他经历了很多坎坷,从不怨天怨人。

他做自己种的菜,自养鸡生的蛋。河里吃鲫鱼、龙虾。过年杀一只鸡,煮两碗鱼……

老伯伯,你今年几岁啦?有人问。我小呢!他伸出一根手指头。像一根笔直甜蜜的芦稷。



正是夏末初秋,人们看见他的碧绿的芦稷就心头凉爽了,看见芦稷的小芽就知道甜蜜的程度了。纵然现在瓜果品种丰富,但范庆礼的芦稷从来不愁销路。

他卖芦稷用不锈钢车架、钢珠轴承橡胶轮的独轮车推出来,车子清清爽爽,人也清清爽爽。芦稷在车上卧成人字形,装得两边对称,一车几十根。从家里推到街上,推推停停,走了半条街,一车芦稷就没了。

日本兵在海复镇造据点那年,范庆礼才十九岁。那天早晨,他扛着芦稷和扫帚去集市上卖,路过大木桥的据点时,为据点

采买的伪军见他扎的扫帚漂亮,芦稷也根根水灵,说是全包了,钱到据点来收。

他拉住伪军要他付钱,伪军恶狠狠地说,我会少你钱吗?你缠扭不清,小心头上吃芦稷的家伙。日军投降前,他就不种芦稷、不卖扫帚。

他后来参加了民兵,参加了担架队,亲眼见到那个强横的伪军暴尸街头,亲眼见到日本兵的据点成了一堆瓦砾。

分到土地的那年,他种了半亩芦稷。大半个世纪的,他就一直种芦稷、扎扫帚,扎扫帚、种芦稷,一晃就一百零一岁。

他生养了三个儿子,五个女儿,孩子们都像他种的芦稷一样健康。

土地流转款、老人照顾款、乡村发重阳礼、发年货……九十岁那年,孩子们叫他别种芦稷,别卖扫帚了,该休息享福了,但他就是歇不下来。

他说,一天不劳动,几天不到街上去转转,心里就闷得慌。

他吃饭不挑肥拣瘦,不嗜酒、不抽烟,不吃药、不保健,无伤风咳嗽,只是不停地劳作,不停地种芦稷、扎扫帚。

他深爱的老太婆常到梦里来看他,他并不寂寞。他经历了很多坎坷,从不怨天怨人。

他做自己种的菜,自养鸡生的蛋。河里吃鲫鱼、龙虾。过年杀一只鸡,煮两碗鱼……

老伯伯,你今年几岁啦?有人问。我小呢!他伸出一根手指头。像一根笔直甜蜜的芦稷。

他生养了三个儿子,五个女儿,孩子们都像他种的芦稷一样健康。

土地流转款、老人照顾款、乡村发重阳礼、发年货……九十岁那年,孩子们叫他别种芦稷,别卖扫帚了,该休息享福了,但他就是歇不下来。

他说,一天不劳动,几天不到街上去转转,心里就闷得慌。

他吃饭不挑肥拣瘦,不嗜酒、不抽烟,不吃药、不保健,无伤风咳嗽,只是不停地劳作,不停地种芦稷、扎扫帚。

他深爱的老太婆常到梦里来看他,他并不寂寞。他经历了很多坎坷,从不怨天怨人。

他做自己种的菜,自养鸡生的蛋。河里吃鲫鱼、龙虾。过年杀一只鸡,煮两碗鱼……

老伯伯,你今年几岁啦?有人问。我小呢!他伸出一根手指头。像一根笔直甜蜜的芦稷。

他生养了三个儿子,五个女儿,孩子们都像他种的芦稷一样健康。

土地流转款、老人照顾款、乡村发重阳礼、发年货……九十岁那年,孩子们叫他别种芦稷,别卖扫帚了,该休息享福了,但他就是歇不下来。

他说,一天不劳动,几天不到街上去转转,心里就闷得慌。

他吃饭不挑肥拣瘦,不嗜酒、不抽烟,不吃药、不保健,无伤风咳嗽,只是不停地劳作,不停地种芦稷、扎扫帚。

他深爱的老太婆常到梦里来看他,他并不寂寞。他经历了很多坎坷,从不怨天怨人。

他做自己种的菜,自养鸡生的蛋。河里吃鲫鱼、龙虾。过年杀一只鸡,煮两碗鱼……

老伯伯,你今年几岁啦?有人问。我小呢!他伸出一根手指头。像一根笔直甜蜜的芦稷。

他生养了三个儿子,五个女儿,孩子们都像他种的芦稷一样健康。

土地流转款、老人照顾款、乡村发重阳礼、发年货……九十岁那年,孩子们叫他别种芦稷,别卖扫帚了,该休息享福了,但他就是歇不下来。

他说,一天不劳动,几天不到街上去转转,心里就闷得慌。

他吃饭不挑肥拣瘦,不嗜酒、不抽烟,不吃药、不保健,无伤风咳嗽,只是不停地劳作,不停地种芦稷、扎扫帚。

江海新韵



大雪(二首)

□钱玉娟

一
记忆吹散美丽,
被再次聚结
安静,安静
你,轻轻的风

他在沉睡
他呼吸微弱
他腐朽的身体
披着点点新霜

二
太阳底下
翻开新的扉页,
大雪依然纷飞
在万水千山
在他即将醒来的路上

要送给雪的礼物太多
茶花,红梅,蜡梅
荻花飞逝的早晨
以及,一朵被凝固的菊梦
直到落叶铺满大地

不必去祈祷
大雪的到来
因我的思念
已成空白

那只迷路的蓝蝴蝶呢
还有在深夜里
和我一起趴在老家屋檐下
看星星看月亮的老乌鸦呢
梦已经洁白一片

暮归的山羊是幸福的
就像花
落在该落的地方
所有的落叶
不必被狂风迁徙

就像雪地里
父亲一手提着煤油灯
一手牵着我
嘎吱嘎吱地走着
成了不被记忆融化的脚印

这场雨来得很急(组诗)

□刘信国

◎这场雨来得很急
雨滴刚刚飞离指尖
便痛哭起来

离心力是一件极其悲伤的事情
每天都在经历

十万朵雪花,将在不久后到来
我希望她们是笑着的

俯瞰大地,俯视我
直到我心怀的旷野与她们融为一体

等待一丛芨芨草
高高举着崭新的春天归来

◎我的文字太过简陋
不管你是否苍老或是年轻
运河,和你两岸孤独的芦苇与野花

我读过你们的婉约,你们的芳华
也读过被野风砍断的你们骄傲的头颅

唯独没有读过你们的血和你
们的呐喊
我相信,那一定是绿色的

◎感谢一种
对着阳光揣摩细小的词语
它们默默生长,晃动
庞大的影子,覆盖了我的身体
和一生

这些,我无法反抗
它们像一丛丛青草
鲜嫩得无比妖娆,从天边
涌进我内心

——不再逃避上升与毁灭
这样隐秘的幸福,与遭遇
不是什么人都能得到

◎梦者
一扇沉重的门,虚掩
外面。和煦的风,淡推的光晕
沿着斑驳门楣挤进来
它们不说话。脸色憔悴的人
站在窗前

屋子里的幸福,像沉静的花蕾
开放过后,暗香消散
而梦者,忘掉所有疼痛
举起岁月的酒杯,将甘冽饮尽

怀抱一己孤绝的寒冰
伫于温情的光芒里。不为别的
只为不灭的爱恋
为轻轻而遗憾的心灵

◎门里门外
穿上棉衣
出门,把心交给
瑟瑟西风

我捧上微小的补偿,是心血的
全部

我只能这样忧愁而无悔

是我的文字太过简陋,你们不
愿走进来
但我,如蝶,始终追随你们

◎眼睛
不想争辩
眼睛本来的作用

我说,所有嘴巴说出来的
源于看到

你不让说
等于是让我瞎了

我做不到
我的眼睛更是做不到

◎一杯清瘦的水
说她是一面镜子
照天照地,也无不可

我却只想着她
照我,照见我身上的轻尘

让我看见愚钝的自己
在鲜花和流水旁并不洁净的
样子

让我不由自主,自觉着
修炼尚未迷失的心

沉静的花蕾(组诗)

□萧萧

刺痛,不是因为寒冷——
温暖的风景,不过隔着一扇荒谬的门楣

眼帘垂下,心放低
冬天降临,就关上门
呵护单薄的梦境

◎关于你
关于你,我不能提得太多
不然会没了舌头

落花无可奈何
而我,蹬过桃林的小溪
浑身散不尽花香与湿润

终究失了江南
只剩下烟雨的背影
和一群嘎吱嘎吱的蚂蚁

◎要不要
要不要关闭门窗
把月光带来

要不要让四周宁静
我献上深厚的噪音

要不要岁月苍老
我就返回最初的菜园

当一切正在消失它的完美
我需要问,这许多的不如意
你如何平息

我只能这样忧愁而无悔

张泉灵的“另一扇窗”(散文)

□王嘉祥

被称为央视名嘴的张泉灵,曾经报道过阿富汗,到过罗布泊,上过珠穆朗玛峰,经历过汶川大地震,央视同仁夸她是“拼命三娘”。正当她的事业如日中天时,却查出患上肺癌,这对刚满42岁的北大才女而言,无疑如遭晴天霹雳。张泉灵的丈夫要她果断辞去央视工作,安心养病。

突如其来变故打乱了张泉灵对未来的规划,她一度整日以泪洗面。一天,她发现儿子晨晨在隔壁房间里看漫画书,不时哈哈大笑,以为他沉迷网络游戏,便悄悄走过去查看,才知道儿子在看一个作者署名为“二混子”创作的历史漫画。张泉灵没有责怪儿子,而是一声不响地也跟着看,竟发现这些漫画历史知识翔实,叙事思路清晰,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,初知了一些历史经纬。

张泉灵连夜上网搜索,发现“二混子”真名叫陈磊,是上海一家汽车厂的年轻设计师。于是,张泉灵瞒着丈夫,带上仅有的147万元存款,飞抵上海找到陈磊,建议并支持他辞职,专业做内容创业。她又让原新东方创始人之一的徐小平,追投了1500万元,终于使陈磊原创的《半小时漫画中国史》《半小时

漫画世界史》得以正式出版,上线不到7个小时售罄。丛书发行5000万册,陈磊获得1200万元版权,张泉灵和其他投资人也赚得盆满钵满。历史学家佩佩琦、阎崇年都高度评价这套漫画,认为:“历史知识丰厚,语言幽默、风趣,文字表达浑然天成,几乎可以用少有的十全十美来形容。”此时,医生告知,张泉灵患的是“假性肺癌”,过度劳累所致。她“双喜临门”,迎来人生又一春。

“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,就会同时为你打开一扇窗。”然而,给张泉灵打开另一扇窗的不是上帝,而是她自己的慧眼。她的成功在于:善于发现“另一扇窗”。机会就像一匹骏马,随时从你身旁奔驰而过,只有时刻准备着的人才能抓住并驾驭它。传说佛祖临终时,留给弟子的遗言是“自以为灯”。哪怕所有的灯都熄了,只要自己的灯还亮着,你眼前的夜终会被灯融化。张泉灵人生之门被上帝关上了,但她“自以为灯”,不言弃,不放弃,一边调理身体,一边学习金融知识,寻找商机。发现儿子把时间花在看漫画书上,大多数家长往往会对孩子先敲打,再训斥,尔后将漫画书没收,扔掉。张泉灵却逆向思维,非

常人之举。她从孩子的视角出发,去理解,去思考,去认可,并从中发现了“另一扇窗”。她策划把网上的漫画做成纸质出版物,认为会给孩子们增加课外读物,为未来找到展示才干的舞台。张泉灵的实践告诉我们,能否发现“另一扇窗”,关键取决于站在高处,看在远处,干在实处。

勇于打开“另一扇窗”。发现商机不易,及时抓住商机更难。跨界转型进入资本市场,需要勇气和决心。张泉灵带着所有存款飞抵上海,投资一位素不相识的作者出书,极具风险。在初次接触投资时,她不自从,不冲动,进行深度调查与分析,逐步领悟到投资的奥秘,大胆决策,付诸实践。在生活中,能发现“另一扇窗”的人不一定少,勇于去打开“另一扇窗”的人不一定多。

敢于管理“另一扇窗”。跨界转型后进入资本市场,张泉灵拜“猎豹移动”的CEO傅盛为师,虚心学习管理,并成为他创办的紫牛基金合伙人。在众多商界成功人士的提携下,张泉灵在资本市场上很快崭露头角。2020年,《中国企业家》杂志社发布年度“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位商界女性”榜单,张泉灵入

酒,好香啊(散文)

□孙剑

想着王羲之笔势行云流水的书法,一气呵成的落笔处,或许倾泻的墨汁就是那古越龙山或会稽山酒的同源水系,我便被绍兴黄酒的结构和丰富所震撼。

背了鲁迅很多名篇,孔乙己形象入了骨。有钱的时候,他在曲尺形的柜台前仰面而答:“这一回是现钱,酒要好。”他喝酒的姿势很是摆谱,排出九文大钱的样子,别提有多硬气。那时,我总把自己想象成在咸亨酒店看他写“回”字的那个少年,仿佛尝了那酒,味甘、色清、气香、力醇。

走出三味书屋,迈进黄酒馆门槛的一刹那,全身上下好像都沾染了酒香。“千里莺啼绿映红,水村山郭酒旗风”“烟笼寒水月笼沙,夜泊秦淮近酒家”……多少诗句从内心蓬勃而来啊!摆在大厅的老坛,口小、身大、底部窄,坛身一些凹凸不平的纹路,呈现出古朴

风格,稳重得像一个打坐、冥想的智者。古代英雄好汉抱着酒坛喝酒,继而耍起棍棒,和一曲《笑傲江湖》如此般配。偏在一角的花雕酒,瓶身不大,瓶盖处裹了一圈蓝印花布,一身蓝白配搭瓶就像从乌篷船上走出的船娘。会稽山酒,淡淡米黄色瓶身,宣纸一样的色泽,像从《兰亭序》复制而来。那黑瓶的冬酿,取色不就是外面的乌篷船吗?还有那些花花绿绿的壶身,多像越地的美女,仿佛从越剧中轻盈飘逸而出,一颦一笑,喜怒哀乐,牵动观众的心。而酒香更是迷人,仿佛从每一个角落溢出,潜影暗波,潺潺流动,像乐曲绕梁,像智者低语……让人心醉神迷,感受到浩瀚无限。

一些会喝酒的游客直接在柜台前排队开始免费品尝,不会喝的,极力怂恿同伴去喝,见人喝过以后,还不忘明知故问:咋样?当听到一个“好”

字,也跟着乐起来。工作人员忙着打包销售压根停不下来。我终于搞懂绍兴黄酒根据含糖量划分为四种类型:味爽微苦,含糖少为元红;带点甘甜,醇厚干爽为加饭;喝起来明显甜味,浓郁醇香为善酿;色白如雪,芳香浓甜为香雪。

绍兴黄酒最早记载可见于《吕氏春秋》。勾践率兵伐吴时,乡亲们向他敬酒,他把酒倒在河的上游,与将士们迎流共饮。士卒振奋,战胜吴国,一雪耻辱。

《浪迹续谈》里说,“凡酒以初温最美,重温则味咸。黄酒性温和,慢品方能品出曼妙滋味。”白酒烈,快意恩仇,大有一醉方休的样子。啤酒青涩,一瓶接一瓶,属于年轻气盛。而黄酒深谙中庸之道,像一首词牌,声声慢,慢慢入境,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”,在冬天温一杯黄酒更合适。花生米、茴香